

(話 劇)

建設祖國

田 川 伯 仁 王 越

張會範 唐兆璠 茅 辛

集 體 創 作

新華書店 東北總分店發行

建設祖國

話 劇

田 川 伯 仁 王 越
張書範 唐兆潘 麥 辛

集 體 創 作

新華書店 東北總分店發行

建設祖國

(話劇)

田川 張書範
伯仁 唐兆璠 集體創作
王越 麥辛

人物：

一班副——共產黨員，戰鬥英雄。二十五歲，身體結實，充滿活力，勇敢機智。工作一貫積極，帶頭苦幹。因而戰士們都叫他『火車頭』。簡稱副。

高委員——戰士，共產黨員，二十一、二歲。外號娛樂委員，又稱高委員。熱情、活躍、樂觀、幽默，但不流氣。簡稱高。

一班長——共產黨員，二十七、八歲。沉着、幹練，責任心強。翻身農民，身體較弱。簡稱班。

張海——戰士，共產黨員。二十三歲。工作積極，心直口快，性情急躁。簡稱張。

小鬼——戰士，十七、八歲。新解放的戰士。純潔、熱情，進步很快。簡稱小。

李廣——戰士，三十歲，和小鬼同時解放的新戰士，思想保守，有雇傭觀點，怕困難。簡稱李。

連長——二十七歲，久經鍛鍊，精幹。簡稱連。

文化教員——二十四歲，知識分子。簡稱文。

董大爺——六十多歲。當地老鄉。簡稱董。

戰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六班長。

第一場

時間：一九五〇年夏收季節。

地點：河南潁河『河工』上。

佈景：這是一班的工程地段。台面就是即將挖好的河底。左邊是河坡，有挖

土時留下供上下通行的台階，上面露出半截戰士們用葦席搭成的三角形工棚子。棚左露出一兩棵小樹，棚邊均可來往活動。台右豎立着一個塔似的「土方標」。（其頂即為原來的地平綫，用以計算挖土的深度，及出土的數量。）上面插着一面模範班的紅旗。遠處可以看見對岸即將修竣的河堤、河坡，及河灘上的村落和工棚子。綠蔭中隱現着點點紅旗，河坡下閃耀着河水的波紋。

幕啓：天邊聚集着黑雲，紅日逐漸西沉，透過雲邊，映出金黃色的光輝，俗稱：『老雲接駕』。

戰士們在熱烈的勞動着，『噉』『噉』的勞動歡呼聲震撼大地。聲音漸漸滾往遠處。台左後隱約傳來打夯的號子聲。

抬土的來往穿梭，喊着號子。（曲附後）

竹扁担抬土時發出『格吱』『格吱』的聲音。

班副和小鬼，高委員和李廣，連長和張海，戰甲、乙，戰丙、丁各爲一組抬土。

（班副、小鬼抬滿筐上，筐繩偏近副一邊，小鬼停。）

小：（回頭看）噯，我說咋這麼輕巧呢？你又把繩子拉過去了！（小將繩拉

過來，高與李抬空筐回，看見。）

副：行啦，行啦，走吧！（小把繩拉過一邊後，副又將繩拉過來。）

小：不行！（又拉繩）不偏不向放當間。

副：（把繩放中間）好，放當間。走吧！上肩！（小鬼剛蹲身，副又拉回。）

走！（抬土下）

高：（打竹板，唱快板。）咱班副，心眼偏。筐繩子，放一邊。你說模範不模範。

（連長和張海抬空筐回，見高，照脖子上打了一下。）

連：高委員出甚麼洋相，快抬筐走！

高：（作了個鬼臉）（快板）不用打，不用罵，要講抬筐咱不怕，不信咱就比一下。

張：比一下？好！連長，跟他幹！

連：喝！你小子敢跟我照量照量？

高：哼！連長，我是（快板）天不怕，地不怕。抬大筐，頂你倆。吃大饅頭頂你三。

張：（指李）你那個傢伙垮了，算了吧！

高：（鼓勵地）垮了？李廣，敢不敢幹？

李：幹就幹唄。（四人抬筐急下）

（甲、乙、丙、丁魚貫抬筐過場。）

（班副與小鬼抬空筐回；連長、高委員在幕後喊：『一、二』自土方標兩邊分跑上。）

小：連長，快加油啊！連長加油啊！

（幕兩側後都喊起『轍——』聲。）

（小鬼與班副給他們讓路。因李廣走不快，連長搶先。）

副：高委員落後了！

（連與高各抬筐跑下，副與小繼續喊『加油』；下場。）

（甲、乙、丙、丁陸續抬空筐回。副與小抬滿筐過。開飯號音起，後台喊聲：『收工了！吃飯了！』戰士出洋相的喊：『餓腦袋了！』『吃饅頭了！』『火車頭上煤了！』甲、乙抬滿筐上。）

甲：把這筐送上去。（下）

（連長與高委員等同回。）

連：收工了，別幹了。（放筐，對高。）怎麼樣，高委員，該比大饅頭了

吧？

高：我們合計好了，讓你幾步。爲了照顧連長情緒嘛！是吧，李廣？（向連）
吃大饅頭可不讓你了。

（李笑了笑，下。）

連：別不好意思了，算我輸，記到我賬上吧！

高：這可是你自己承認。

張：算了吧，你小子輸了還有啥說的。

（甲、乙將筐已放棚旁；拿手巾下，準備洗臉，有的刷碗，打菜，整理工具；小與班副上。）

小：連長，你還敢跟咱們班副火車頭同志比比吧？

連：以後再比比。

小：以後？別以後了，再兩天就幹完了，還比個啥。

連：那明天幹。

高：連長，你記性不好，忘性倒不錯啊？！咱們火車頭那天二十筐就把誰『衝』垮了？還比哪！

連：那天我少吃了一個饅頭。（衆笑）

（衆紛下洗臉，在內挖土的戰士戊、己、庚拿着洗過的鍬過場。稍頃，衆由河底洗完臉，陸續的過場。）

連：一班副，你估計你們班的工程還要幾天完成？

副：（頗自信的）我看要是加緊幹，再有兩天半就差不多吧。

連：兩天半，你怎麼計算的。

副：河底難工一天半，零七八碎的修理工程給他滿打滿算，再一天就行了
唄。

連：（稍考慮）深度還差兩鍬土吧？

副：是，還要兩鍬。

連：還有河中間那條壩還要搬掉，河底要完全剷平。還要挖一部分稀泥……

兩天半，（看天候，思索的。）天這麼熱，要是下雨……

副：那就費事，一個星期也完不了。

連：一個星期，要是來個連陰天，那就不知道搞到那一天了。

副：連長，我們突擊一下吧？

連：這不是你們一個班的事情，要好好考慮一下；最近你們班裏的情緒怎麼樣？

副：情緒高哇，嗷嗷叫。

連：嗯，你們班長病了，這回你這火車頭更應起火車頭的作用囉。

副：連長，你放心吧！上次指導員動員過以後，我們班四個黨員在小組會上都下了決心，張海的工作還是積極帶頭，他那二桿子脾氣現在也改多了。高委員還是一貫的活躍，起的作用真不小呢。

連：好，吃飯吧。

副：指導員開會該回來了吧？

連：快了，大約還有三五天吧。（邊走邊談）新來的那個文化教員明天到你們班來參加抬土。

副：他能幹得了嗎？

連：人家是很熱情的自動要求要下班來鍛鍊，不過你們還需要照顧他一下，人家剛到部隊，過去可沒幹過！

副：是。

（走近棚子）

連：你們班長的病好點沒有？

副：好了一點，還是吐。

(連、副走至棚前)

連：一班長，還發燒嗎？好好休息休息。(對副)病號飯他吃不下去，你可以找老鄉買幾個雞蛋來。

副：昨天在隔壁董大爺家買一千塊錢雞蛋，還在那擱着呢！他說他不想吃。連：吃完飯找衛生員再給他看看。

副：是。(連、副下)

(一班長從棚子裏走出來，關心地慢慢看河工情形，走到筐子邊檢查筐子，發現筐繩快斷了。找出麻，却嘔吐起來，老鄉聞聲上。)

董：班長，你又吐了，我給你舀點涼水漱漱口。

班：不用麻煩你了。

(董到河邊舀水上，給班長漱口。)

董：班長，你幹的太猛了，累病了。

班：不是，我在家的時候給地主幹活，扛那個二百多斤的大麻袋壓傷了，身子不大好。一幹點重活就好鬧毛病。

小：(拿病號飯上)噯呀，咋的啦？班長你又吐了。我給你拿病號飯來了。先進來休息休息吧。(扶班進去。董也來扶。)董大爺，你啥時候來

的？

董：我剛吃完飯，想到地裏去，看見班長在這吐呢，我就過來啦。

（高、張端水上。）

高：哎呀，班長。火車頭吃了八個大饅頭，我楞『造』了七個，班長你一口也吃不下，咱們倆『勻和』『勻和』就好了。（見董，學他的腔調。）

董大爺，吃過飯沒有？到俺伙房裏吃饅頭吧！

董：偏過了。

張：董大爺，下來喝開水吧。

董：好。

（衆上，有人吃着最後幾口饅頭。這時，文教上。）

高：來呀，教員。

文：好，好。

張：教員，喝水吧。（端水給他）

文：（很客氣的接碗）不客氣，不客氣。（隨即大方的坐下）

董：（輕聲問高）他是城裏來的嗎？

高：這是我們的文化教員——老師，教我們念書識字的。

董：哦，老師啊，教員，打那兒來的啊。
文：從北京來的。

董：哦，北京城。毛主席好吧？

文：好。你們今年收成好嗎？

董：哦，好啊。這都是托毛主席的洪福，今年比往年鬧水災的時候收成好多了。

文：今年不怕水淹了吧？

董：今年不愁，麥子趕往年能多收兩成，河堤也快要打好了。

文：這地方往年年年發水嗎？

董：唉，俺這地段是個『銅頭鐵尾豆腐腰』。

衆：啥叫『銅頭鐵尾豆腐腰』？

董：提起這話就長了。民國二十八年麥還沒有收，日本鬼子打來了，老蔣打不了，把黃河扒開了個口，鬼子倒沒淹着，把老百姓可淹苦了。那黃河水一來，連泥帶水，一丈多高，把麥垛沖走了，房子淹了，大樹也埋上了。

衆：人都上那兒去了？

董：不知淹死多少啊！他娘死了，孩兒就拿根繩把她吊到樹梢上，自己逃荒去了。

衆：吊起來幹啥？

董：地上一人多深的水，沒地方埋呀，不吊起來，不叫狗吃了嗎？水落下去了，這地方就變成一片黃沙湖地了。（以手比喻）這條河，中間就淤住了，上邊寬，下邊寬，中間這八十里地又窄又淺，跟個王八蓋子似的，每年大水一來，到這裏淌不下去，就出了漕了。上頭就叫銅頭，下邊就叫鐵尾，俺這中間就叫豆腐腰咧。

文：以前國民黨沒修過嗎？

董：哦，盡打官司了，官家不修。（比喻）老百姓在河上邊就挖溝，水就淌下來。下邊就打堰，就不讓水往下淌，兩下就打官司吧！官家在堂上就判下來了，你知道他判的個啥？『上不挖溝，下不打堰，淹死誰，誰倒霉。』

衆：（笑）當官的不怕水淹嗎？

董：兄弟，你就傻了。當官的跟大財主，住在高樓上抽大煙，（作手勢）嘿呀！他怕的啥？他那管你老百姓死活啦？他那能像俺們毛主席把你們解

放軍派來給咱挖河呢？你看這河挖的多好！河底挖的兩三丈深，河面開的二十丈寬，兩邊還留這麼寬的河灘，再加上一丈多高的河堤，有多少水他淌不下去呢？

高：噯，老大爺，我說給你聽；這河修好了，這邊（學火車聲，火車動作）

七查卡查，七查卡查，嗚嗚嗚，走火車。這邊（學汽車聲）哐哐哐，走汽車。這河裏頭（學火輪汽笛聲）哐哐哐，哐哐哐，走火輪。這天上（學飛機聲）嗡嗡嗡嗡，飛飛機。好不好？

衆：好，好。（拍手）

董：好哇，嗨，多大的工程啊！費了多大的勁呀！你看，一個個都晒黑了，肩膀都腫了，手都磨出老繭泡了，班長也累病了，你看這衣裳。（扯高衣服）……（笑）

高：（急急忙起來，扯開。）喂！輕點，輕點，別扯壞了，我這是『寶衣』。（衆大笑）

小：（打趣的）你這寶衣值多少錢？

高：哼！多少錢？多少錢你也買不着。這是咱班副打武崗當了登城英雄，他的衣服不是掛壞了嗎，上級就發給他一件國民黨的新棉襖。嗨，挺好的

一件新棉襖，就是袖頭上有個小口，這個小口可就起了大作用了。在廣西行軍，各班天天都跑咱班副這來領棉花搓燈捻。領到廣西十萬大山，咱班副這新棉襖就變成袷襖了。

衆：（哄笑）

高：在廣西打追擊戰，把這小子（拍小鬼頭）俘虜了，那天爬楓木嶺，小鬼沒鞋穿，光着腳鴨子，『哭癢尿腮』的跟不上隊，班副就把這件袷襖裹子扯下來，給他打了雙草鞋。這小子一樂不要緊，咱班副這件袷衣變成單褂了。

衆：（哄笑）班副的衣裳怎麼變成了你的寶衣了呢？

高：您別着忙，聽我說呀，這回到這兒來挖河，我的衣服都造零碎了，班副看我後脊梁讓太陽晒的直冒油，班副就把這件單褂子給我了。我穿了幾天，這肩膀頭就磨壞了，袖子『平坦平坦』直碍事，我就把他改良了一下，左邊留着半截袖，右邊露着肩膀頭，又摩登，又時髦，變成這個洋坎肩了。

衆：（哄笑）

高：別笑，別笑，剩下個袖頭還沒有白扔，纏了扁担頭了。

衆：（哄笑）一點沒糟踐，真是寶衣。

高：河挖完了，我這寶衣要送給咱連長做紀念品。

衆：（哄笑）

高：（又故意正經的）說是說，笑是笑，咱們那些國防軍裝，大蓋帽子，大皮鞋，都在供給部長那兒給咱們保存着呢！趕挖完了河，就該用大汽車，蹦蹦給咱們送來啦。

張：那當然了。高委員是節約啦嗎！

文：怎麼叫個高委員呢？

張：因為他最活躍，我們班裏送給他一個外號『娛樂委員』，就叫高委員，這是我們的官呀。

高：那可不，淨當官來的，從小當豬官，接着又升到牛官，趕後趕上大車，又升到了馬官，現在是委員。

衆：（哄笑）

（天邊有雷聲，衆人注意看天。）

小：哎呀，打雷了，可別下雨啊！

衆：下雨就糟了。